

博学
文库

BOXUE WENKU

传承与超越

——毛泽东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比较与当代价值

李雪梅/著

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产物。分析、比较、研究两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加强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既是客观梳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需要，也是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发展并逐步完善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传承与超越

——毛泽东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比较与当代价值

李雪梅/著

博学
文库

BOXUE WENKU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承与超越:毛泽东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比较与当代价值/李雪梅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6

(博学文库)

ISBN 978-7-5664-0766-5

I. ①传… II. ①李… III. ①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研究—中国 IV. ①G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8891 号

安徽省省级质量工程项目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重点项目(2013szxm072)

传承与超越

——毛泽东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比较与当代价值

李雪梅 著

Chuancheng Yu Chaoyue; Maozedong Dengxiaoping Sixiang Zhengzhi Jiaoyu Lilun Bijiao Yu Dangdai Jiazhi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安徽省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2mm×228mm

印 张:15

字 数:175千字

版 次: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9.00元

ISBN 978-7-5664-0766-5

策划编辑:姜 萍

责任编辑:程中业 张 锐

责任校对:程中业

装帧设计:张同龙 李 军

美术编辑:李 军

责任印制:陈 如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551-65106311

目 录

导 论	〔001〕
第一章 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009〕
第一节 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产生的条件	〔009〕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形成过程	〔017〕
第二章 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 ...	
.....	〔044〕
第一节 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哲学基础	〔044〕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047〕
第三节 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	〔050〕
第四节 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	〔052〕
第五节 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059〕
第六节 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078〕
第三章 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特色	〔093〕

第四章 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科学评价	…	[102]
第一节 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历史贡献	……	[102]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缺失及其实践中的问题	……	[106]
第五章 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	……	[112]
第一节 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条件	…	[112]
第二节 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发展历程	……	[120]
第三节 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内容	……	[131]
第四节 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特色	……	[158]
第六章 毛泽东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比较	……	[169]
第一节 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继承	……	[170]
第二节 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新发展	……	[175]
第三节 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超越	……	[189]
第七章 毛泽东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比较的当代价值	……	[201]
第一节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	[203]
第二节 坚定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	[207]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和方法要不断创新	…	[211]
第四节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要与时俱进	……	[222]
结束语	……	[234]
后 记	……	[235]

导 论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各自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和推动作用。深入开展对毛泽东、邓小平两位伟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研究,从中揭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规律,并结合新的实践探索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方法,为加强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既是客观梳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需要,也是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发展并逐步完善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需要;是总结历史经验努力掌握规律的需要,也是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更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需要。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历史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是毛泽东、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相关论述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提出的重要概念。

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在其《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就明确要求每一个加入同盟的成员都要“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①。这里的“宣传工作”即是“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最初表达。1877年,恩格斯提出过“鼓动工作”的概念,并认为“鼓动工作”对马克思及共产主义者同盟“具有更重要的意义”。^②

1895年,列宁在《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说明》中提到了“政治教育”,1902年在《怎么办》中更明确提出“从政治鼓动和政治揭露中获得全面的政治教育”^③是当时最为迫切的任务。因此,必须“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④。1919年,列宁又提出要“注意军队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工作”^⑤,这里的“政治教育”、“政治工作”是指当时进行的组织活动、宣传教育活动,是要向普通民众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工作,其实质与内涵已经与当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差别不大。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虽然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在概念上则一直沿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上述各种不同的提法,并未统一。1928年,毛泽东提出“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指出:“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⑥1941年,毛泽东使用了“思想教育”的概念。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7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9页。

③ 《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3页。

④ 《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2页。

⑤ 《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1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页。

的业务。”^①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的提出则是在建国以后。1949年10月,毛泽东在谈到绥远起义人员时,明确指出:“要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和能够接受的程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强迫灌注。”^②但在之后的整个20世纪50年代,“思想政治教育”并没有成为统一使用的概念,在不同的领域,“政治工作”、“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教育”等概念交错使用,且含义大多一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的努力倡导之下,“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逐渐代替了其他概念,在实践中普遍应用开来。1984年,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确定和招生的开始,“思想政治教育”开始成为规范的术语,并渐趋科学化。

二、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科学内涵

纵观“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思想政治教育”与“宣传工作”、“政治工作”、“思想工作”、“政治鼓动”、“政治教育”、“政治思想工作”、“思想教育”、“思想政治工作”等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均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才会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被当作同一概念来使用,甚至直到今日,研究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其中,思想工作着眼于人们的思想,“是一定的社会群体或个人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对人的思想施加一定的影响,以使其发生预期的变化,进而影响其行为的社会活动。”^③思想工作的内容涉及政治思想、经济思想、道德思想等诸多方面,几乎涵盖了人类思想的各个方面。恩格斯认为:“使人们行动

①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5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③ 王建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页。

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①人所有的行动都要受思想的制约,因此“思想工作”的外延十分宽泛。这一概念有时会与“政治工作”一起使用,如毛泽东就曾提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②政治工作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组织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根本任务所进行的组织、动员等实践活动,包括政权建设、政党建设、宣传工作、统战工作等。而思想政治工作则是思想工作与政治工作的交叉,它“是政治工作中的思想部分和思想工作中的政治部分的总和”^③。对于“政治思想工作”这一概念的使用,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会根据不同的场合有所侧重,有时偏于政治工作,有时偏于思想工作,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此概念由于受“文革”时期思想工作严重政治化倾向的影响,已经很少出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工作,一种普遍的看法是,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的或基本的内容”^④。因此在实践中,二者基本上是通用的。从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来看,虽然党在不同时期、在不同语境下会分别使用不同概念,但上述概念在总体上并没有被区分得很明确,从广义上来说,仅仅是同一概念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表述而已,并无本质的区别。

就“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本身而言,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遵循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的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需要的思想道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9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1页。

③ 周中之、石书臣:《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探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④ 邱伟光、张耀灿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页。

德的社会实践活动。^① 本书所述的毛泽东、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均是基于此概念的表述。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明确“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有利于对其开展研究。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问题,不仅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价值、目标、任务,更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发展方向。不厘清这个问题,就无法开展对毛泽东、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系统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即在于它的意识形态性。

“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国哲学家德崔希伯爵在1796年提出,用来指代“观念的科学”^②。之后该词在哲学、政治学领域流行起来,但整个19世纪,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内,一直未有人提出专门的概念对其进行诠释。20世纪中期,伴随着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斗争的愈演愈烈,一些思想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工作者开始试图对其进行概念性解读。目前我国对意识形态的解释,一般都将其等同于“思想文化”或“思想上层建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概念性解释来自肖前和俞吾金。在高校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肖前认为,意识形态“是指反映特定经济形态、从而也反映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要求的观念体系”,“最重要的有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艺术和哲学等形式”。^③ 而在《意识形态论》中,俞吾金则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它是在阶级社会中适应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树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① 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骆郁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0页。

② 《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九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01页。

③ 肖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69、371页。

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起来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是由各种具体的意识形式——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经济思想、社会思想、教育、伦理、艺术、宗教、哲学等构成的有机的思想体系”。^①这两种解读都深刻说明,意识形态是树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观念的上层建筑体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总要隶属于一定的阶级——正如列宁所言:“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②——也必然代表和维护那个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对此,马克思给出了注解:“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③

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本质来说,思想政治教育与其存在着密切的天然联系。这是因为,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国家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彼此间有着明显的区别,有些甚至是对立的,无不打上阶级和意识形态的烙印。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本质,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维护统治阶级合法性存在的基础,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进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教育。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本质属性直接决定了意识形态功能必然是其根本性功能。

意识形态建设本身具有重要的社会职能,以葛兰西和阿尔都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不仅与维持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有关,更重要的是通过形塑各种政治文化和思想,将意识形态的内涵与价值植入人民的思想观念

①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9、131页。

② 《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8页。

中,从而形成特定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并以此作为促进国家统治合法性与政权巩固的基础”。^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因其特殊的定位而使得其导向、维护、调控、教育、规范的功能凸显。具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主要是指通过教育、实践活动,对受众施行意识形态影响,包括传播、弘扬主流意识形态,科学、理性对待非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教育者所期望的思想品德和价值观念体系与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其实质就是通过意识形态传播和灌输,实现社会整合的目的,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和谐,从而牢固确立统治阶级的合法性统治基础。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任何阶级社会的任何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总要想方设法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将自己的意识形态灌输到社会群体中去,并使主流意识形态得到最大程度的认同。在不同社会制度间的各种斗争中,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当下各种“淡化意识形态”、“去意识形态化”观点与以创新思想政治教育为名而提倡以公民教育、幸福教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的观点颇有市场。^② 凡此种错误倾向,均是对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的错误解读,它们连同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一起深刻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因而,在此境况下,系统研究毛泽东、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深刻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本质就具有重要意义。

“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在其产生、发展、演化的过程中,曾经经历了一个由纯粹的学科概念到贬抑的政治概念再到逐渐中性、

① 曹海军:《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政治理论分析》,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57页。

② 王颖:《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公民话语的生成与建构》,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140页。

肯定的概念的过程。由于传统的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贬抑性理解,认为意识形态仅仅具有维护统治的“政治性作用”而抛弃了意识形态本身具有的人文意蕴。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时,也曾使用了“不正确的”、“扭曲的”、“不真实的”、“抽象的”、“假象”、“障碍”等词汇。于是,在一些学者眼里,“意识形态=虚假意识”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表达。一些共产主义者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也存在着严重的教条化倾向的错解与误读。^①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只空讲意识形态,是狭隘的功利化理解。由于现实生活的繁琐、卑微与意识形态宣传的高端、抽象距离太远,马克思主义在人们心目中无法树立崇高的地位,这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度。在这种偏颇认识的挟裹之下,思想政治教育在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效果不甚理想。

毛泽东、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均体现了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并以鲜活的生命力维护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① 王习胜:《意识形态“恶名”追因与批判》,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10期,第102~103页。

第一章 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每一理论的产生,都不能脱离它赖以生存的实践环境。毛泽东是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创立者和开拓者。他的思想体系中的每一内容无不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与战争特色。毛泽东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宝贵经验,其产生的条件与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社会实践是密不可分的。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①立足于实践基础上的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又成为指导实践发展、推动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的重要基础。我们深入、系统地研究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首先要做的就是分析这一理论产生的社会条件与实践基础。

第一节 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产生的条件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任何理论都不会凭空产生。毛泽东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产生既有一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定的思想基础和文化渊源,也有一定的社会实践条件。

一、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产生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来源

1. 思想基础

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和解放运动。它唤醒了民众,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受到了启迪、看到了革命的希望,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扫清了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也成为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产生的思想基础。1915年9月,思想文化领域的反封建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中国革命的先驱者追求民主,提倡科学,激励人们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思想与文化条件。之后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倡导和弘扬了民主、科学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一运动不但把人们的思想从封建主义的禁锢下解放出来,打破了封建旧文化的统治地位,而且突破了旧民主主义的思想藩篱,沟通了东西方文化,传播了西方民主、自由精神,为在黑暗中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仁人志士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关心国事、寻求救亡图存之路的现代人才,启发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作为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改造积贫积弱的旧社会并推进革命成功的思想武器,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成为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产生的前提条件。经过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洗礼,毛泽东也由一个一般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2. 理论来源

马克思、恩格斯是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开拓者。他们的著述不但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的产生确定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实践中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工作经验。毛泽东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并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这一理论,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

马克思认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①这个新的科学的观点就是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成为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来源。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其核心就是教育、启发并引导无产阶级为解放全人类并最终解放自己而奋斗。只有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才能深刻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人类思维活动的规律,才能深刻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正确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在最大范围内、在最坚实的基础上、以最牢固的方式和最坚定的信念将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中国革命和建设才能取得成功。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十分注重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为共产主义所取代的规律,而这种历史发展的规律,当它仅仅是一种理论时,并不必然能直接激起民众进行革命的热情和力量。理论不被群众掌握,它推动实践发展、指导实践的意义便不存在。因此,理论的宣讲和传播、灌输必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为群众所掌握之后才能变成物质力量。列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更为深刻。他指出:“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这就是我们的旗帜,这就是全部哲学的意义。”^②通过宣传、鼓动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在列宁看来,是无产阶级政党首要的、第一位的工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40页。

^② 《列宁全集》第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9页。

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理论教育。他说：“我们永远要宣传科学的世界观”^①，“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是摆在第一位的任务”^②，因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的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③，而“政治文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使他们有本领战胜谎言和偏见，能够帮助劳动群众战胜旧秩序，建设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剥削者、没有地主的国家”^④。这是列宁对思想政治教育任务与作用的深刻认识。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任何一种理论在人民群众中被实现的程度，均取决于人民对这一理论需要的程度。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只有与人民群众的需要相结合才能取得实效性，即“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⑤。当然，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之前，劳动并不能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它只是谋生的手段。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须与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结合起来，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它指导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方法，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都提到了“灌输”的方法，但因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对于“灌输”的认识也略有不同。马克思认为：“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⑥所以，“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⑦。马克思认为，“灌输”的方式可以使无产阶级获得“精神武器”，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一条途径。

①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5页。

② 《列宁全集》第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8页。

③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8页。

④ 《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6~607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6页。